

《妙雲集》下編選讀——8《法印經略說》

趙宋施護三藏所譯的《佛說法印經》：「是諸佛根本法，是諸佛眼，是即諸佛所歸趣法」。在一切經中，這可說是最簡易，最深邃，最根本的了！一切小乘、大乘的甚深法，都不外乎根源於這一法門而流行出來的。這是諸佛眼目——「佛之知見」；為一切眾生同成佛道的究竟歸宿。依據這部經，可以正確了解到佛法的心要——一切經法的根本特質是什麼，所以這部經就叫做《法印經》。法印 dharmôddāna 是佛法準量的意思；作為佛法的準繩，可據此而衡量所說的是否合於佛法，是否徹底。在一切經中，這部經特別被稱為《法印經》，可想見這部經的重要了！

佛法中，一向有三法印和一法印的分別。一般以為：小乘說三法印——「諸行無常」，「諸法無我」，「涅槃寂靜」；大乘說一法印（一實相印）——一切法空性。這似乎說：凡說三法印的，就印定為正確的小乘法；說一法印的，就印定為正確的大乘法。其實，這是並不正確的！佛法平等，絕對真理那裡會有這樣的對立？在這方面，龍樹菩薩說得好！如深求而徹了的話，三法印就是一法印。大乘多說一法印，小乘多說三法印，只是說明上的偏重不同，而非本質上有什麼差別（《大智度論》卷二二）。對於這，本經也說得極明確：「空性如是，諸法亦然，是名法印」。這是一法印，指諸佛（聖者）證悟的內容說。又說：「此法印者，即是三解脫門」，這就是三法印，從悟入修行的方法說。如我們到公園去，從進園的園門說，可以有三門或四門等。可是走進門去，公園還是一樣。

這部經也就這樣的開示我們：約一切聖者證入說，是空性，稱為法印。約證入空性（法印）而能得解脫的法門說，稱為三解脫門。現在分別來解說，先說空性：「空性」*śūnyatā*，指諸佛（聖者）證悟的內容，或稱自證境界。聖者所證悟的，本來離名離相，但為了引導大家去證入，不能不方便的說個名字。無以名之，還是名為空性吧！空性是這樣的：

一、「空性無所有」：

經上以「無處所，無色相」來解說。這是說：空性是不落於物質形態的。物質，佛法中叫做色；物質的特性（色相）是「變礙」。在同一空間中，物質間是相礙的。因為有礙，所以有變異，物質一直在凝合（水）、穩定（地）、分化（火）、流動（風）的過程中。凡是物質，就有空間的屬性，就可以說在這裡，在那裡（處所）。²諸佛圓滿證悟的空性呢，是無所有——不落於色相的，也沒有空間的處所可說。

二、空性「無妄想」：

經上以「非有想」來解說。想是意識的取像相；凡是意識——一切心識，一定攝取境相（如攝影機的攝取一樣），現起印象；由此取像而成概念。一切想像、聯想、預想，一切觀念、一切認識，都由此而成立。但這種意識形態——有想，是虛妄而不實的；這種虛妄分別（或稱妄念、妄識），是與諸佛證悟的空性，不相契合。所以，空性是不落於意識（精神、心）形態的。

三、空性「無所生、無所滅」：

經上以「本無所生」來解說。世間不外乎色相與心相（想）——物與心。物質有空間的屬性；而物與心，又一定有時間的屬性。從無而有名為生，從有而無名為滅，物質與精神，一直都在這樣的生滅狀態中。由於物與心的生滅，現出前後不同的形態，而有時間性。然而生從何來，滅向何處？現代的科學，已進步到懂得物質的不滅；不滅當然也就不生。從佛陀的開示中，心——意識也是這樣的；在人類知識的進步中，一定會證明這一論題。從世俗的見地說，這是永恆的存在。但不離時間的觀念，只是想像為不生不滅而已。在生滅的現象中，在時間的形態中，物也好，心也好，不可能有究極的實體性——自性。一切不離於生滅，而生滅是如幻的，虛妄的，相對的存在；從諸佛自證的空性說，一切本不生，是超越時間性的。

四、空性「離諸知見」：

經上以「非知見所及，離諸有著」來解說。我們認識什麼，了解什麼，總不出於見聞覺知。從眼（根及眼識）而來的叫見，從耳而來的叫聞，從鼻嗅、舌嘗、身觸而來的叫覺，從意而來的叫知。或簡單的稱為知見：見是現見，通於一切直接經驗。知是比知，是經分析、綜合等推理的知識。知見——推理的，直覺的一切認識，就是心——意識的活動。可是一有心——知或見的分別，就有（六塵境界，所分別）相現前。這樣的心境對立，有心就有相（成為妄想），有相就有（執）著，就落於相對（差別）的世界，矛盾的，

對立的，動亂的世界。空性是知見所不及的，也就不是這一般認識所能認識的。這樣，空性不落於色相、心相、時空相，超越於主觀客觀的對立境界。在我們的認識中，所有的名言中，可說什麼都不是，連不是也不是，真的是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。唯有從超越情見，超脫執著去體悟，所以還是稱為空性的好。空是超越的（豎的、向上的）意義，不要誤解為沒有，更不要誤解為（橫的、向下的）相對的——與有相對的空，才好！

經以四層意義，顯示空性。空性不只是理論所說明的，而是要從修行中，超越情見去體證的。所以在說到空性不是知見所及，離一切有著的以後，就說：在超越情識知見的當下，既離一切相，離一切著，就攝一切法而融入平等法性，無二無別（不落對待），如如不動。住於無二無別的平等見，就是聖者的真實智見。不虛妄的真實見，就是聖者的正覺，佛陀的知見了！

說到這裡，可能在理解上，修證上，會引起錯誤，以為空性與相對界的一切法，完全是兩回事：生死以外有涅槃，世間以外有出世，如那些自稱阿羅漢的增上慢人那樣。所以經上說：「當知空性如此，諸法亦然」。這就是說：空性是這樣的不落相對界（不二法門），但並非出一切法以外。空性平等不二，一切法不出於空性（「不出於如」），也一樣的平等平等。空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一切法的本來面目。這如《中論》頌所說：「不離於生死，而別有涅槃，實相義如是，云何有分別」？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；世間與涅槃，亦無少分別」。

在這裡，有要先加解說的：空性是諸佛（聖人）所證的，由修三解脫門而證入的，但為什麼要證入空性呢？修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要知道：佛陀本著自身的證悟來指導我們，是從認識自己，自己的世間著手的。我們生在世間，可說是一種不由自主的活動。一切物質的，社會的，自己身心的一切活動，都影響我們，拘礙著我們，使我們自由自主的意願，七折八扣而等於零。我們哭了，又笑了；得到了一切，又失去了一切。在這悲歡得失的人生歷程中，我們是隨波逐浪，不由自主，可說環境——物質的，社會的，身心的決定著我們，這就是「繫縛」。其實，誰能決定誰呢？什麼能繫縛自己呢？問題是：自身的起心動念，從無始生死以來，陷於矛盾的相對界而不能自拔。所以環境如魔術師的指揮棒一樣，自己跟著魔棒，而跳出悲歡的舞曲。在客觀與主觀的對立中，心、物的對立中，時空局限的情況中，沒有究竟的真實，沒有完善的道德，也沒有真正的自由。唯有能悟入平等空性，契入絕對的實相，才能得大解脫，大自在。如蓮華的不染，如虛空的無礙一樣。實現了永恆的安樂，永恆的自由，永恆的清淨（常樂我淨）：名為成佛。

眾生無始以來，迷而不覺，如不經一番勵力的修習，積重難返，怎麼能返迷啟悟呢！修行是返迷啟悟的實踐過程，本經曾概略的說到：「諦聽諦受」，是「聞所成慧」，從聽聞閱讀等，對佛法生起深刻的信解。「記念思惟」，是「思所成慧」，也叫「戒所成慧」。這是將深信的佛法，經深思而求實現於三業（思想、言說、行為

都合法)。「如實觀察」，是「修所成慧」，是依定而起的觀慧。既能言行如法(戒)，又要心意集中(定)，才能生起如實的觀察。否則，不過散心分別而已，不能深入證悟的。本經所說的三解脫門，重在修慧。

三解脫門，是空解脫門，無想解脫門，無作解脫門。本經約經歷三解脫門而究竟解脫說。其實，「三解脫門同緣實相」(《大智度論》)，雖觀察的方便不同，而所觀的實相(空性)是一樣的，所以每一門都是可以直通解脫的。

先說空解脫門：修行的方便是：「如實觀察：色是苦、空、無常，當生厭離，住平等見。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、空、無常，當生厭離，住平等見」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觀察的對象。色是物質。受是內心觸對境界時引起的情緒反應。想是內心對境所起的表象作用。行是內心觸對境界時，經審慮，決定而動身發語的行為，所以是意志作用。識是主觀的心識。色也好，識也好，都是千差萬別的，總攝為五大聚，所以叫五蘊。依佛法說：我們的身心世界，不外乎五蘊而已。對於五蘊，應這樣的觀察：五蘊是無常的：物理、生理、心理的一切，都有生滅相，那一樣不歸於滅盡呢！五蘊是苦的：一切歸於無常，如旅行曠野而沒有歸宿，毒蟲惡獸都要來侵襲我們，吞噬我們，這是多麼可怖畏呀！五蘊是空的：一切是無常的，苦的，所以不自由，作不得主。一切依因緣而生滅，依因緣而動亂，從因緣起，所以都空無自性。這樣的觀察，是如實觀察；如見常、見樂、見不空，就是顛倒了！經

這樣的如實觀察，對充滿矛盾苦迫的世間，自然不生愛染心，趣向於出離相對界，而住於無自性空的平等正見。

這樣的如實觀，是能得解脫的。為了進一步的說明，所以又說：「諸蘊本空」。觀五蘊為無常、苦、空，不是主觀的顛倒妄想，而是諸（五）蘊的本性如此。既然本性空，為什麼生起？「由心所生」；這是直捷的點出了迷妄的根元。心是迷妄的「有取之識」，在一切法（五蘊）中，起著主導的作用。由於心識的執取、愛染，所以起煩惱、造業，感得世間的生死。如因夢心而有夢境，因夢境而起夢心，一直迷夢不覺一樣。如能作如實的觀察，通達法性空而無所取著，那就迷妄的心識不生，也就不會起煩惱、造業，造作諸蘊，這就是解脫了。這樣的修習趣入的，名空解脫門。

再說無想解脫門：如了得五蘊本空，能離虛妄知見的，早就得解脫了。但也有能觀五蘊本空，而觀慧中還存有空想——空的意思，這就應進修無想解脫門。經上說：「住三摩地」。如實觀察，都是要在三摩地（譯為正定）中的；止觀雙運，才能深入。此處特別說到住三摩地，只是舉一為例而已。我們的一切知見，不離六根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六根所取的境相，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——六境。由六根起六識——眼識……意識；現起的境象，就是色想、聲想、香想、味想、觸想、法想。現在如實觀色等一切境相，如三災起一樣，一切歸於滅盡。一切境相滅盡，那觀心中的一切法（有）想，也就不起了。法想所攝的空想，也不再現起，那就入無想解脫門。一切想不起，所以知見清淨——不

起虛妄知見，而得清淨的法眼。內心的貪瞋癡，是依六塵境相而起的。得了無想解脫，貪瞋癡也就無所依而滅盡。這樣，外離六塵，內滅三毒。外離六塵想，所以不起我所見；內離三毒，所以不起我見。我見與我所見，是有見無見，一見異見，常見斷見……一切見的根本依處。我見我所見不起，一切執見也就無所依而不起了。這就到了截斷生死根本——我見我所見，到大解脫的境地。

再說無作解脫門：如深入無想解脫門，可以一了百了。但也有雖離一切境相，離我所見，而於觀心還有所著，就是生死根本的最深處——內在的自我愛，沒有淨盡。如真的「餘（我）慢未盡」，就有生存的微細愛染，那就得再入無作解脫門。所以經上說：「離我見已，即無見、無聞、無覺、無知」，不再起一切妄識。為什麼妄識不盡呢？因為執著妄識為自我而有所愛染；有愛染，就有思願，有造作，而生死不得解脫。應該如實觀察這些妄識：這都是依因託緣而生起的。能生的因緣，都是無常的；所生的妄識，當然也是無常的，還有什麼可愛著呢！這樣的返觀妄識，如石火電光，生滅不住，即生即滅。進而照見妄識，生無從來，滅無所去，契入不生不滅的境地。如雲散而皓月當空，畢竟明淨一般。這樣的一切不可得，識也不可得；悟入妄識性空，就無所愛染，不再造作，名為無作解脫門。到得這步田地，證知一切法畢竟清淨；於一切法而無所著，得大解脫，大自在；證入了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的空性。

附錄 《佛說法印經》

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

爾時，佛在舍衛國，與苾芻眾俱。是時，佛告苾芻眾言：「汝等當知，有聖法印，我今為汝分別演說。汝等應起清淨知見，諦聽諦受，如善作意，記念思惟。」時，諸苾芻即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願為宣說，我等樂聞。」佛言：「苾芻！空性無所有，無妄想，無所生，無所滅，離諸知見。何以故？空性無處所，無色相，非有想，本無所生，非知見所及，離諸有著。由離著故，攝一切法，住平等見，是真實見。苾芻當知，空性如是，諸法亦然，是名法印。復次，諸苾芻！此法印者，即是三解脫門，是諸佛根本法，為諸佛眼，是即諸佛所歸趣故。是故汝等，諦聽諦受，記念思惟，如實觀察。復次，苾芻！若有修行人，當往林間，或居樹下諸寂靜處，如實觀察，色是苦，是空，是無常，當生厭離，住平等見。如是觀察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苦、是空、是無常，當生厭離，住平等見。諸苾芻！諸蘊本空，由心所生，心法滅已，諸蘊無作。如是了知，即正解脫，正解脫已，離諸知見，是名空解脫門。復次，住三摩地，觀諸色境，皆悉滅盡，離諸有想，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亦皆滅盡離諸有想，如是觀察名為無想解脫門。入是解脫門已，即得知見清淨。由是清淨故，即貪瞋癡皆悉滅盡。彼滅盡已，住平等見。住是見者，即離我見及我所見，即了諸見，無所生起，無所依止。復次，離我見已，即無見無聞，無覺無知。何以故？由因緣故，而生諸識，即彼因緣，及所生識，皆悉無常，以無常故，識不可得。識蘊既空，無所造作，是名無作解脫門。入是解脫門已，知法究竟，於法無著，證法寂滅。佛告諸苾芻：「如是名為聖法印，即是三解脫門。汝諸苾芻，若修學者，即得知見清淨。」

時，諸苾芻，聞是法已，皆大歡喜，頂禮信受。